三國志

六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魏書　國志十三

鍾繇傳 子毓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爲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爲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爲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爲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椎軾言司徒今日爲獨行耳還府向閤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爲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耶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志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爲海內所歸者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潁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爲皓兄之妻生子覲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覲又好學慕古有退

讓之行爲童幼時瞶祖太尉脩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瞶妹妻之覲辟州宰未嘗屈就瞶謂覲曰孟軻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邪覲常以瞶之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爲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覲早亡瞶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隕身世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二子迪敷並以黨錮不仕繇則迪之孫

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愼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謝承漢書曰南陽陰脩爲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爲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爲吏以光國朝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

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兖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語曰太祖遣使從事王必致命天子傕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傕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旣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傕汜益虛心後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幷錄前功封

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
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
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
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
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
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
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
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
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
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

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縣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度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司馬彪戰略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

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幷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援等大破之

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魏略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

又無威刑以檢不格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衝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外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禮至乃使邑遠詣闕廷隳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識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爲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爲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爲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罪誅詔不聽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從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軍師魏國初

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鍾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魏略曰繇爲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衞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爲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宕此栒邑尸主事之臣也栒音荀豳地賜尔鸞旂黼黻琱戈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周之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悝銘在禮記事顯故不載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顆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

景鍾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興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　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密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緑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饑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矇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繇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爲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懌在昔和氏郡勸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恥

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荅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

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侮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侮媚執書嗢噱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敀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

文帝即王位復爲大理及踐阼改爲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陸氏異林曰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

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

百户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
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
議死刑可宫割者繇以爲古之肉刑更歷聖人
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爲非悦民之道遂
寢及文帝臨饗群臣詔謂大理欲復肉刑此誠
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
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
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
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

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
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
群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
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
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
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群吏萬民使如
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
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
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
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

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
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
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
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
羣寮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
辟之條以增益刖刑之數此即起偃爲豎化尸
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
之屬著在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爲
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

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縣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刖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刖易釱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縣於外而嗜欲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欲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饕餮無以愜其欲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効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

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恥惡數爲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恥之而況乎鄉黨乎而況朝廷乎如此則夙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夫卞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于大辟而況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吏坐受賕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勦絶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諡曰成侯魏書曰有司議諡以爲繇昔爲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爲師保論行賜諡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諡曰成侯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

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
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
而决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
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
之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
尊動軔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
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偪狹於
城南以氊爲殿備設魚龍曼延民罷勞役毓諫
以爲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
又上宜復關内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

行正始中爲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
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
竊以爲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
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
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爽無功而
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爽既誅
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
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
元中毋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楊豫州班行赦

鍾毓

今告喻士民還爲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吴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爲吴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爲夫論事料敵當以己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吴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吴之所失蓋爲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吴國之内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臣松之以爲諸葛誕以舉淮南以與吴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吴有釁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稱耳淮南既平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荆州景元

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臣松之以為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為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武紀魏書曰芬有大名於天下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

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爲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爲下邽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譜叙曰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与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

關東日磾辟歆爲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爲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衆願奉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沖吳歷曰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華嶠譜叙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教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閤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孫之禮禮爲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讙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爲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

遣虞翻說歆翻旣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任城遣檄迎軍歆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旣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衆盛彊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日出城遣吏齎迎策策便進軍与歆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於一豎節墮於當時昔許蔡失位不得列於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爲譏耿方之於歆咎孰大焉後策死

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爲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爲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

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辠爲罪願賓客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爲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爲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爲軍師魏國既建爲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爲司徒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華嶠譜叙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

華歆

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没入生口
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宜宥怨出自人君子
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爲譏斯襃貶之
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孥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
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服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
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爲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
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書曰歆性周
密舉動詳慎常以爲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爲貴就有所
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嶠譜敘曰歆淡於財欲前
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
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袁郎
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
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之何以加諸下詔曰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
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疏食甚無
謂也特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

曰又賜奴婢五十人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黄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列異傳曰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 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爲理無二人俱有

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機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爲周公伊尹則不然絜身徇節常人爲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莚命百官總己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眞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

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
康之隆宣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
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
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
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糧非
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徭
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
爲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
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
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

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爲不一探取無由自斃是以觀兵以闚其舋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眞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謚曰敬侯魏書云歆時年七十五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爲尚書華嶠譜叙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時同寮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

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踈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三子長子廙字長駿　晉諸公贊曰廙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爲良史爲祕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名爲河南尹廙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爲尚書會字敬叔世語稱會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會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軼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爲江州刺史

王朗傳 子名肅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爲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

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爲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爲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爲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爲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衆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

詠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
蕡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遘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
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
獨與老母共乘一欐流矢始交便棄欐就俘稽顙自首於征
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愚淺
駑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
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
鞅蹴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惟命

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

朗被徵未至孔融
與朗書曰世路隔
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
東裔同縣之罰覽省未周泮隕潛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
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櫂舟浮海息駕廣陵不
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　漢晉春秋曰孫
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
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
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子布
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爲其將謀

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爲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家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爲莒令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爲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魏略曰太祖請同會啁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杭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詔朗朗荅曰孫權前[illegible]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蹤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爲沼于魏西吴東越化爲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

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蕩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兹魏土使封鄙之内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脩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温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寃死之囚丁壯

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彊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爲司空進封樂平鄉侯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

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廐則騑騄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邑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赤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内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藹栗懇誠之本埽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愼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大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泰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埽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脩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幷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冠

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脩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戰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粮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爲喻也

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内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

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愼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集載朗爲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爲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雋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雋殆見害登手格二賊以全雋命又守長夏逸爲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職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饔膳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爲太官令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與

王朗

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黄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禄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

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家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慍於登之逋留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所致

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憂設其傲很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勑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魏書曰車駕既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眾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脩

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昊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戍之地名）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

受貢獻外省傜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䘏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閌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脩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

王朗

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戸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

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慺慺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

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魏略曰朗本名嚴後改爲朗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贄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太和二年薨謚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肅父朗與許靖書云肅生於會稽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眞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

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
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又今加之
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
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眞發已踰月而行裁半
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
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
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
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
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
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

又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

王肅

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
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
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
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
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
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
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
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
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
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

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爲稱妙於帝矣肅謂爲輕不亦謬乎　臣松之以爲上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爲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

王肅

而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制而爲言耳謂之爲謬乃是譏漢非難肅也

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閒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没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

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
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
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
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
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朞而更之咸知息代有
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
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
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
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
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

王肅

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

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
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
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
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
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
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
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
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
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
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况

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寛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内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

向揚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録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録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勲時

王肅

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脩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

肅曰昔關羽率荆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縗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絶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爲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爲承子世語曰恂字良夫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所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而今袁毅餽以駿馬知其

貪財不受毅竟以黷貨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　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虔子康隆仕亦官達爲後世所重

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按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

著書十餘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采稆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爲冗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弘農王即阼既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徧言讀書百徧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世語曰遇子綏位至秘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冏功臣董艾即綏之子也 魏

王肅

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爲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廐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諸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爲作之司隷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

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爲超作露布文
故不即叙晚乃出爲陰泉長延康中轉爲白馬王相善能談
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
五十餘時人爲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
初中以高才入爲秘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爲西平太
守卒官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
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爲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
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
使因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係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爲
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
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爲秘書丞
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
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
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
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
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
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
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
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後數歲病亡勑其
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

中三輔亂禧南客荆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梠餘日
則誦習之太祖定荆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譙王郎中王
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
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
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
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荅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
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艸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
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
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後
數歲病亡也其邯鄲淳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
傳樂詳事在杜畿傳魚豢曰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
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
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
以爲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
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
學不輟乃上爲帝王所嘉下爲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
之學其胡
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

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
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爲肅
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
不求茍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
三反也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程昱傳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黄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

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
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
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
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
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
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兖州刺史劉岱
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
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
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
子使與紹絕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

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彧
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見昱問計昱曰
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
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
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
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
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
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
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
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

鄄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兖州反唯有此三城宫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宫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

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貳心時汎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爲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衞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昱又遣別騎絶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

吏民拒城堅守又兖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爲東平相屯范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兖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 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

燕趙之地有幷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爲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爲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爲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爲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爲袁紹之下竊爲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天子都許以昱爲尚書兗州未若安集復以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

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
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
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
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
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頃之
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
百兵守鄄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
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
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
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

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
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
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
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
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爲
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
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
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
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
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兖州之敗

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

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荅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昱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爲衞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爲衞尉進封安鄉侯增

邑三百戸幷前八百戸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爲公會薨帝爲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世語曰曉字季明有通識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脩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横於街路郱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

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
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
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
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
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
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
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
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
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
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

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
愼爲粗疏以謥詷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
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
聚羣姦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
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摸公於目
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
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
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
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
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

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隷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摸之姧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洪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姧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衮

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傳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儁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

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傅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幷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爲也紹繁礼多儀公躰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

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侵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

傳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

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劒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桀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

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幾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　傳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爲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爲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爲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爲之所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　案魏書所云與傳子正反也　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桀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

客所殺（傳子曰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案武紀使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爲不同又本傳稱臣嘉料孫策輕佻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爲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鬬其閒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

州譚爲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傅子曰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事之以爲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

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
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虚國遠征公無憂
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
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
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
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
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
深通有筭略達於事情太祖曰唯奉孝爲能知
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
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

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旣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爲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幷前千戶褒亡爲存厚往勸來也諡曰貞侯子奕嗣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字伯益見王昶家誡後

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傅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忽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彧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荊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子奕為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世語曰嘉孫敞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傳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癭陶長栢人令袁紹以爲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爲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

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
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爲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
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
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
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
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
內爲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
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
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
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

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於
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
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
使詣太祖太祖遺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
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内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
太祖定黄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
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
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
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
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

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
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
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内王吾爲
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
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
兖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
也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
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
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
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

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臣弼事勢不便惟
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
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
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太祖曰
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
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
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
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
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
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

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詣奉從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即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内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袁紹遣將顔

良攻東郡又從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
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
其父元長在楊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
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
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
下大君昔避内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吴
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
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
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
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

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
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
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
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
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
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
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
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亡棄
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
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

計早決良圖鄰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
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
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
亭矦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封
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
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已來人臣匡世未有
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
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
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
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

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彊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冑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爲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

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
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
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
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
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
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
坐待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
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
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
速退太祖曰善即勑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

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循豫權
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即王位拜昭將作
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
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
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
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
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
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
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
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

禄祚而已何肯乗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勑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勑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乗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

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
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
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鋭非魏
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而議
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
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
不以爲懼事將危也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
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
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
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

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禄
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
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户轉衞尉分邑百户賜
一子爵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
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
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虚僞不真之人者以其毁
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
曹偉則斬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
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
其權勢莫能糾擿毁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

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

八十一薨謚曰定侯子胄嗣胄歴位郡守九卿

劉曄傳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悳人也悳音德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

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暐有佐世
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
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
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暐高族名人欲彊逼暐使
唱導此謀暐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
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暐往見爲論事勢
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
候使暐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
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
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暐因自引取佩

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為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為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為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

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
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又得策
珠寶葛越喜悅外内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
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
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内虚策乘虚而襲我則
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
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
後勳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
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
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

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為損得之不足為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智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為司空倉曹掾傅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

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言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

太祖征張魯轉曄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

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慴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太祖不從傳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

軍遂還曄自漢中還遂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已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黃初元年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

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絶在江漢之表無内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内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衆伐之曄以爲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

聽傳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事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爲懼其一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眞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須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

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内皆聞之内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吴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爲吴王權將陸議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内行不順果如曄言 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荊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别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

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
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
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
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
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旣
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
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脩德讓行動神明斯乃
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
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
號謚驃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

已然親䟽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髙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愼於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髙皇而已尚書衛臻與瞱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瞱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

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絶遠難制而
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
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
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
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
荅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
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
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間爲大鴻臚在
位二年遜位復爲太中大夫薨諡曰景侯子寓
嗣傅子曰曄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

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曁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曁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曁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曁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曁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曁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曁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

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

行官至平原太守王弼傳曰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　傳子曰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矣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干寶晉紀曰毋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爲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傳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僞得喜書

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遂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楊

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
令曰季子爲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
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前令與
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
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
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
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
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
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
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踈關羽得

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則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即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

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忽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荅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别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為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為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

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
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
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
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
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
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謂
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
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
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即位
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為

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

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
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
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
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
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
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
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
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
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
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

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見陛下潛神默思公
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
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
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
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
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
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
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
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

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劬之

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娛之躭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斃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

備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齊王即位從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

列異傳曰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五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

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齊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自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嬀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後魏爲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繆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虯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虯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爲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

是時曹爽專政

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群臣問
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
輔政愼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
問異臧孫荅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
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
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
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
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
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大傅司馬宣
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

户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蔣濟其有焉是歲薨謚曰景矣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爲下蔡子

劉放傳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旣合大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騖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

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郃陽祋祤（祋音都活反祤音詡）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讎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

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群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爲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爲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河東

文帝即位放資轉爲左右丞數月放徙爲令黃初初改秘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爲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

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爲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

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栖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三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彊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能自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爲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問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爲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

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

魏氏春秋曰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

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令孫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為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故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詔喻多故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皆加侍中光祿大夫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征而帝總攝群下內圖禦冦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衆舉大事宜與群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己之德也若衆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為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

其素行使卒無纖介而能顯遂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妬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爲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爲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伯憾結爲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爲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爲孝廉而楊豐子後爲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

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

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爲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崩世語曰放資以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放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汗流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爲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肇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

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
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
流涕而出亦免　案世語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
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
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
缺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
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
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眞還時親
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即阼猶有曹休外內之望賴遭
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間以此推之親臣貴戚
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
愛等則不相爲服不相爲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
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爲有疇四至於重大之任
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意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
漸殊其威重使相鎭固於事爲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爲吾遠
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侔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
知人作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
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彊始
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
光給侍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愼乃見親信日磾夷狄以至孝

質宜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爲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

臣松之以爲孫劉于時號爲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問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豈得然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

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

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以坐受素食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勳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群官內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懸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業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求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曹爽誅後復以資爲侍中領中書

令嘉平二年放薨謚曰敬矦子正嗣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爲越騎校尉資復遜位

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

謚曰貞矦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脩不如也

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

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群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勳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案孫氏譜宏爲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闗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秘書監盛從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卷終